一个有温度的村庄

□山河

建党百年 奋斗有我

当江水把漫天的云彩和一幢幢高楼、一座座飞桥,组合成一幅诗意的画卷,当各色霓虹灯影氤氲出一种梦幻的浪漫悠闲,我知道这儿就是“全国幸福村庄”高镇。

爷爷跟我说,以前的高镇村离县城四里远,金温公路穿村而过。勤劳的高镇人种甘蔗很出名。过年前,大家总是起早用推车把甘蔗运到很远的集市卖掉,换来孩子的学费和家里的开支。种甘蔗是个辛苦活,村民们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给甘蔗治虫、施肥、剥叶子,甘蔗才会有好收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把南溪荒滩改造成500多亩桑园,我家也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投入养蚕,高镇成为远近闻名的养蚕专业村。当时的南溪边每天都是洗桑叶的人,路上肩挑的、人力车推的、自行车带的都是桑叶。孩子们一放学就往家赶,帮家里打桑叶喂蚕,日子过得很是艰辛。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高镇一下成了永康新城区向东扩张的首选黄金宝地。村民们以大局为重,让出土地,村两委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制定腾笼换鸟、以商招商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在返还地上建商业区出租。这块当年曾经被洪水肆虐的落后地方,逐渐成了寸土寸金的繁华地段。我们在商业区有店面,户户住上宽敞楼房,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高镇人有的自己做生意,有的租给别人营业,商业区电子商务店铺超200家,微商更是利用其“移动互联网+”的优势遍地开花,实现文化用品、休闲用品、小家电、美食等多领域覆盖。一个个店面就是一个个时尚前沿的窗口,在家门口就可以发现最新款的流行产品、最时尚的造型。

后来,高镇又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拆迁行动,消灭了破旧脏乱的老房子,代之以道路宽敞、路灯明亮、环境优美、人气更旺的新区,村民房租收入提高到6万多元。上山龙自然村附近一片荒坡上,拔地而起高川花苑农房改造区,作为示范点,省市领导多次前来视察。我舅舅家就在那里,庭院设计得很有特色,假山、鱼池的形状、大小、材质大不相同,造价也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配上弯弯曲曲的石桥,小鱼在水里悠闲自得。有的庭院里种上树木花草,红红绿绿,赏心悦目。生活在高川花苑,真像生活在五彩缤纷的花园。

去年,高镇还建成了全市首家村级公办的浙江省二级幼儿园,解决了附近居民幼儿上学难问题。集体收入超千万元,主要路口安装监控探头,各种超市商铺琳琅满目,还有安全示范食品一条街、五星级文化礼堂等,居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

两年前立冬过后的一天,650多名出嫁女一起回到老家高镇,举办回娘家文艺表演暨庆祝建国70周年活动,晚会以“忆初心岁月沧桑、拾初心成就辉煌、守初心乘风破浪”三个篇章推出,表达了出嫁女对家乡养育的感恩之情。我小姨说,当年出嫁时,娘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城郊村,现今已成了繁华的市中心。“回娘家活动感到特别的亲切感和幸福感,无论自己走到多远,一直感恩高镇、感恩时代,感恩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还记得前几年举办的高镇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我的邻居社员们自编自导自演,唱出高镇近几十年走过的铿锵脚步,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展望,赢得观众阵阵喝彩。高镇不仅成就了“十八蝴蝶”这个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而且由此联想创作的村歌《十八蝴蝶飞起的地方》,获得第二届中国村歌“十佳歌曲”和作词作曲银奖。高镇成了全国十大幸福村庄。

我们不惊羡别人的风景,却独爱汗水创造的幸福。高镇经济合作社党组织带领社员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这是一个富有温度的幸福村庄!

我的记者梦

□柯高军

上小学四年级后,我开始爱上看报纸写文章,同时也萌生了当记者的梦想。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泥墙土屋里点起煤油灯看书写稿。我写农民起早摸黑劳动的艰辛,写他们交公粮交余粮的奉献精神,写我们这些城里去的知青学农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我把稿子寄给《上海青年》《中国青年》《浙江日报》后,虽然只等到了“石沉大海”的结果,但我仍痴心不改。

为了改变穷苦的生活,我学了木匠手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辗转来到江西乐平木器加工厂,白天上班晚上写稿的习惯仍没改变。我记得最深刻的那篇议论文是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天,题目叫《改革开放是利益的再分配》,稿子寄给《江西日报》20天后被退还,可我的记者梦却仍在继续。

1981年底,我通过父亲帮助和劳动部门的“商调”,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永康。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让我有了更多追求梦想的余裕。我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写改革开放带给家乡经济社会的变化。最令我难忘的是发表在《经济生活报》二版头条的《压岁钱之我见》。因为那时候,大人给小孩的压岁钱已从我们小时候的几角,上升到几十元、上百元、上千元了。孩子们见到这么多钱自然很开心,同时也容易引发攀比的风气。我认为这种风气容易影响孩子们对知识的追求,应该刹一刹。我的观点获得了编辑大人的肯定。之后,我又写了《二代人的野炊》《大年三十找菜谱》《温馨的小楼》等文章,歌颂了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美好生活。

1990年春,我写的《姑妈的晚年》登上了《浙江日报》副刊版,文章还加了花边。写的是解放前,姑妈做童养媳的苦难日子,以及晚年的幸福生活。一名来自社会底层的妇女的生活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生活大改善。

那几年,我的稿子已是各级报纸上的常客。当时,县委报道组朱有抗先生注意到了我。于是,他常约我去他办公室商量宣传家乡相关报道内容,我的写稿积极性也更高了。随着我见报的稿子增多,到了年末,我被评为《浙江日报》《金华日报》《永康日报》的优秀通讯员,尝足了当准记者的滋味。

1992年2月25日,我县中山乡太平岭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司空惯见,消息发过后便逐渐没有水花了。五天后,一位在县交警大队工作的朋友用诧异的口吻谈起这起事故。他说,遇难者家属竟默默地独吞苦果。家属说,机手带他们坐车不收一分钱,是无偿帮助的。

生命宝贵,山里人纯朴善良的情怀令我感动。一个星期天,我带了干粮水果,由朋友骑摩托车到事故发生地的里岭脚、金坑、下位村采访。死难者家属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山里没有公路,山里人生活十分艰难,祖祖辈辈靠肩挑背驮,将柴禾毛竹木头挑到唐先镇集市卖,然后买些粮食和日常用品回家,每次要走10多公里山路,常常累弯了腰。大约是1985年,上级政府为了改善山区的交通环境,拨款开始修建公路,山里人万分高兴,大家纷纷捐资出力,希望工程早日完工。经过广大干部群众两年奋斗,这条盘山公路终于修成。通车那天,几个村出资请来剧团做了三天三夜戏。20多户人家还斥资购买了手扶拖拉机,跑起了运输。山里人终于告别了出山进山肩挑背驮的艰苦劳动。由于盘山公路坡度大,手扶拖拉机载货后难以爬坡,在岭脚时需要人推才能过坡。山里人见此情况,不论在山上或地里劳动或挑柴路过,都会丢下手中活去推手拖过坡。手扶拖拉机机手遇到同向行路的乡亲,都会停下带他们一程。由此,山里人与手扶拖拉机已结下不解之缘。至于不准客货混装,手扶拖拉机不准载人的交通法规早已抛置脑后,特大交通事故由此酿成!

回城当晚,我就写出了1500多字的《惨祸反思录——2·25太平岭特大交通事故探秘》。一周后,《金华日报》社会大学版刊出了我这篇文章。不久,省新闻出版局的新闻简报刊出了对这篇文章的评价,称其是很有深度的社会新闻。

省新闻出版局的简报发出后,我被《永康日报》老总看中,破格将我调进报社,当上了专职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写了许多有影响的稿子后,我终于领到了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大红印的《记者证》。

有了《记者证》,我如鱼得水,采写新闻的热情更高了。之后的十几年中,我的多篇新闻被评为全国、省、金华市一、二、三等奖,1997年被评为金华市首届“飘萍杯”十佳新闻工作者。

伟大的新时代让我圆了记者梦。在建党百年的大喜日子里,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这美好的时代,也要感谢广大干部群众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征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新闻资源。

身边 朗读频道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灯塔

□章锦水

曾经多少次梦回,
那场艰难的启航。
风雨中,一艘红船,
承载新的信仰,驶向东方。
多少次辗转,从乡村到城市,
刀枪的呐喊,
红旗的漫卷。
多少次挥舞,缚龙的长缨,
山头的鼓角,
我看见工农磅礴的力量。
曾经多少次沉浮,
那个舵手的抉择。
炮火中,一个伟人,
穿过草地雪山,走向伟岸。
多少次劫难,桥横铁锁寒,
无畏的意志,
挺立的脊梁。
多少次仰望,窑洞的圣火,
革命的烈焰,
我看见黎明灿烂的霞光。

有一种英雄,铮铮铁骨。
有一种道义,天下担当。
你是我们心中不灭的灯塔,
我们激昂热血,我们初心不忘,
怀抱崇高的理想,奔向远方。

空山

□梅依然

秋天的雨
像无数的词语
堆积在每一个值得
怀想的屋檐下
像光线
铺满夏日遗留下来的田野
谁会扬起一张湿漉漉的脸孔
走近我
时间的声响犹如童年时
栽种的树木在山谷摇动枝叶
由远至近,由轻及重
穿过我
我站在风吹来的方向
仿佛是葡萄园里最后一棵苹果树
伸展着回忆潮湿的枝条
却并没有回忆
也不想起任何人和其他事物
我保持我的孤独